

宋毓建 悬念 小说 精选集

我们 见过吗

宋毓建 著



我们见过吗

宋航建

悬念小说

精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见过吗：宋毓建悬念小说精选集 / 宋毓建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2182-3

I . ①我… II . ①宋…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8652 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瓦 屹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0 千字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182-3
定 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像

高速路	1
中秋过后的夜晚	18
我们见过吗	31
镜子	52
炎热的夏日	61
坠楼者	74
警察的故事	83
勾魂拐	97
寒冷的早上	122
女骗子	128
春日里的星期天	135
并非本意	143
树上的悬崖	168
致命游戏	222
我的第一次	241
墙上怪影	255
贾先生的发迹史	273
生日	309

高速路

在收费站，他落下车窗拿了卡，在夜幕中驶进高速路。

他的座驾是一辆定制版宾利。发动机有十二只汽缸，马力强劲，最高时速可达二百八十公里。但他从不超速，此刻正规规矩矩以一百一十公里的限定时速匀速行驶。他看了看腕上那只陀飞轮金表：现在是十点四十七分。他设定的时间是十一点整，离那一刻，还剩下十三分钟。

自打刚才与林小芬分手，确切地说是看着她站在车南身旁跟他摆手说再见那一瞬间，他的心脏便一直剧烈跳动，直到这一刻才稍稍平缓。

暗夜中的高速路格外宁静，四周一片漆黑。在车灯的照射下，路边一个个涂着荧粉的安全标志接连不停地闪烁着，流星般一串串地从车旁划过。偶尔有一辆车远远从对面车道驶来，隔着隔离带与他交汇，倏地消失在他的身后。

这件事他计划了很长时间，考虑了所有细节，想到了各种可能性，无论发生什么，他都有相应对策。尽管如此，他仍认为可能遇到麻烦，仍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其情其景惊心动魄。却不料整个过程平淡无奇，诸事顺利，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为此他多少有些失落，同时感到欣慰——没有人怀疑他，无论是谁，都会认为那是一起事故，绝想不到他与此有任何牵连。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九月。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不是十点十分就是

其实，他心里很明白，没必要这么做。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一个女人。说到女人，他很了解自己的实力，尽管已经四十有五，人到中年已经开始发福，但对很多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却又名花无主的年轻女孩儿而言，包括那些令人瞩目倍受追捧的漂亮女孩儿，诸如刚刚从中戏毕业，已经崭露头角的女演员，或者曾几次手捧冠军奖牌，退役不久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即便是对她们，他都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原因很简单，只有一个——他富有，名下有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身家数千万。他很明白，他可选择的女人很多，完全没有必要没完没了跟林小芬这样一个并不漂亮的小秘书过不去。

是的，依照普世的审美观念，林小芬确实不漂亮，更谈不上什么美女。他有几个私交不错的生意伙伴，那几位见过林小芬。总体评价不高。唯有一人，说“小丫头长得很另类”，这算是好评，余下都是差评，都说她不好看。非但说她不好看，更有甚者，有人还指责她的臀部过大不像个姑娘，就如生过几个孩子的大妈。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他仍义无反顾，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痴心不改。在他眼里，林小芬就是美女，无与伦比，他喜欢她，无以替代非她不娶。

然而，出于种种考虑，他并没有急急忙忙向林小芬敞开心扉。但他深信，对林小芬而言，他绝对是如意郎君，一旦他亮出戒指向她求婚，她一定惊喜万分，一定会满含热泪回答说她愿意，然后便穿上婚纱成为他的女人。

这一点他毫不怀疑。在他看来，一切皆为定数。直到不久前的那个下午……

那是一个周末，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林小芬神色异样地走进他的办公室，站在他的面前犹豫了一阵，说自己想辞职。他大为意外，问林小芬为什么。林小芬又犹豫了，之后吞吞吐吐地提起车南，告诉他车南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自己想去那里工作。

他诧异而又困惑，感到无法理解，又问林小芬为什么。

林小芬又吞吞吐吐，最终告诉他车南已经向她求婚……

一辆大型集装箱运输车出现在前方，在小型轿车专用车道上缓慢爬行。他打开转向灯，确认安全后，从右侧车道超了过去。

车南的实验室位于西部边远山区。一个半小时之前，他驾车沿着这条高速路前去拜访。下了高速以后，他在国道上走了一阵，然后拐上一条星星点点撒着白灰的沙土路。没费什么力，便找到那座已经废弃的白灰窑，在一座有四扇窗户的房子门前停车。看见那块写有“食堂”二字的牌子，他确信这就是车南的实验室，推开车门下了车。

他没有马上过去敲门，而是站在车旁朝这座房子认真打量了一番。房子年代久远，但刚刚重新粉刷过。四扇窗户也是新换的，都装着防盗栅栏，看上去十分安全。房门也一样，加装了防盗门，厚厚的钢板上有三只防盗锁，安全性同样不容怀疑。

他松了一口气。看来他的判断完全正确——尽管房子里没什么值

钱的东西,除了一些专用仪器和几台电脑,其他不过就是一堆瓶瓶罐罐。但对车南而言,这毕竟是实验室,是科研重地。车南一定会严加防范。也就是说,一旦他放下东西,车南一定会将东西留在这里,而不是带回五公里以外他那时常发生失窃案的大杂院。

他放下了心,打开后备厢拿出一件东西,大步朝实验室奔去。

开门的是林小芬,看见他,她惊讶不已,好半天没说出话。

“怎么,这么不欢迎老朋友?”

他努力克制着心中的激动,故作轻松地说,尽可能摆出一副平常之态。

“啊? 哦……”

林小芬张口结舌,车南从林小芬身后赶来。

“真没想到! 您……您怎么来了?”

显然这是一句蠢话。但此时此刻,却有些意味深长。一时他有些紧张,正想说些什么,林小芬一旁开了口:

“行了,别都这儿站着了,请进吧!”

“就是!”车南随声附和,“别都这儿站着了! 请进请进……”

“好的。”他点点头,抬脚踏进屋子,把一直藏在身后的另一只手移到胸前——他的手中握着一只紫里透红的瓷质花瓶,里面插着一束鲜艳的黄玫瑰。

“不成敬意,请收下!”

“噢！”车南伸手迎接。

“我来吧！”他没有理会车南，探头朝摆满各样化学试剂的屋子里望了望，攥着花瓶朝一张放着三台电脑的工作台奔去。

那一刻，两台打印机正嘀哒嘀哒地工作着，一摞摞数据单堆积如山。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将花瓶放在电脑与打印机之间的一个空当，转身问林小芬：

“怎么样小芬，很漂亮是不是？”

林小芬好像没有听见，瞪着两只眼望着花瓶，一脸不可思议。

“漂亮！太漂亮了！”车南一旁代为回答，上前捅了一把林小芬，“小芬……小芬？”

终于，林小芬如梦方醒，推开车南奔向工作台。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们不能……”

“别这样……”车南伸手拽住她，低声在她耳边嗔怪，“算了小芬，就一束花儿，你就别……”

林小芬一时满脸通红：“不是车南！你不明白……”

没错，车南的确不明白。但林小芬很清楚，不是说花，是说花瓶——这不是一只普通花瓶，而是一只乾隆官窑烧造的钧瓷灯笼尊，是一件古玩珍品。这件东西的来龙去脉价值几何，林小芬清清楚楚。

对于这一点，他同样了然于心，同样清清楚楚——当初买下这件东西时，林小芬就在他的身边。

六个月以前,某天,他说服林小芬跟他参加一个拍卖会。拍品预展时,他看见了这件东西。但他不喜欢,不感兴趣。他收藏青花收藏粉彩,从不收藏这种单色釉。之所以后来买下它,完全是因为林小芬——他看见她在花瓶前站了很久,他问她是不是喜欢,她点了头。

拍卖如期进行。很快轮到这只花瓶。一时现场气氛热烈,价格一路飙升,转眼间,就从十五万涨到五十万,而且还在上涨。但他十分淡定,仍不时抬手举牌。林小芬不过是寻常百姓,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家女子,这种阵势哪里见过。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实在太紧张了”“真的是不行了”“都快晕过去了”。她紧攥着他的胳膊,不停地唠叨着说:“算了……算了,别举了,就是个花瓶,花这么多钱,值吗?”

“值! 因为你喜欢!”

那一刻他真想对林小芬这么说。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显而易见——这等于明确向林小芬做爱情告白。彼时彼刻,他觉得还不到时候。进一步说,他还有些拿不准,还有些放心不下。原因很简单——两个人年龄悬殊,他已经四十五,可她刚二十二,整整差了二十三岁。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他的长相。他并不漂亮,绝非什么美男,绝非那种让女人一见钟情的男人。

照说,以他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富有程度,以上所说根本不是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他用不着担心,不必有任何顾虑。但是不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女人问题上,他是有追求的,不但要找一个漂亮女人,而且

还要这个女人爱自己，即便他的财富没有这么大，兜里的存折数字小得可怜，他仍希望这个女人爱他。

为此他曾幻想——某天他不开他的宾利，摘下他那价值百万的陀飞轮金表，脱下他的爱马仕西装换上跟自己司机借的衣服，然后骑着公司保安骑的自行车上街寻找艳遇。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谁看上了他，那才是真正的爱。

当然，这不过是他的幻想，他知道不切实际，并未付诸行动。总而言之，谈到林小芬，他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他。就算是真爱，他也不知道她到底爱他什么，是爱他的人，还是爱他的钱。

这是问题关键。他必须弄清楚。他也知道，这不容易，但他必须如此。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急于求成，除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否则不能出手。更何况他也不着急，他还有时间，林小芬就在他的手边，反正跑不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却让他始料未及……

车南今年不到三十岁，毕业于他曾就读的大学，和他一样，车南也是化学系的，比他低了近二十届，两个人从未见过面，根本不认识。但说起来，车南仍是他的校友。毕业以后这个年轻人没有参加工作，一直在潜心研究一种汽油添加剂。按车南自己的说法，他的这一研究“前所未有”。一旦成功，所有汽车的燃油消耗将降低三分之一，所产生的效益难以想象，“全球经济”都会因此受到“巨大影响”。而他自己，则将成为“世界

瞩目”之人。

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车南多方奔走四处化缘，以解决所需的庞大开支。在此之中，车南彻查了化学系校友通讯录，每当发现事业有成者，尤其是“现任职务”一栏写着“董事长”“总经理”等等诸如此类之人，便一个一个地打上对钩，抄下姓名电话地址，一个一个地上门游说。

自然，贵为董事长的他在名录当中。于是，四个月前的一天，车南怀揣母校系主任的推荐信，抱着自己洋洋数十万字的“可行性报告”走进他的办公室。

显而易见，他对这件事不感兴趣。对于自己昔日导师的亲笔信，他只是潦草地看了看，而对车南摆在他桌上那厚厚一摞材料，他连碰也没碰。不等这个年轻人张口，他便按铃叫来了林小芬。

“这件事……你跟我的秘书谈谈吧。”

他深信，这是他这辈子说的最蠢的一句话——车南确实跟林小芬谈了，而且不止一次。这个年轻人没能从他这儿拿走一分钱，但却在他的眼皮底下拐走了林小芬。

“这个小混蛋！”

想起当时情景，他忍不住骂了一句，狠狠踏下油门踏板，发动机罩下的十二只汽缸随即发出一声雄狮般的吼叫，宾利轿车猛地向前一蹿，转眼间车速达到一百八十公里。

很快，他意识到自己超速了，连忙又松开油门降下车速。当速度表

的指针重新回到一百一十公里后，他扭过手腕又一次看表：十点五十二分，再过八分钟，就是他设定的时间——十一点整。

他想起那只花瓶，随即又一次想起车南，想起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林小芬走后不久的一天早上，车南再次登门拜访。他本以为这个小混蛋仍不甘心，还想动员他投资自己的项目，却不料车南提起林小芬。

“是的，”车南说，“我今天来，是为了小芬。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仍然……耿耿于怀？”

一时，他愤怒不已，猛然起身，照着车南的鼻子狠狠就是一拳。

不，这不是真的，这只是他脑海里的一闪念。他是个理智之人，不会做出这种毫无意义的愚蠢之举。

“请稍等……”他伸手按了按铃。

“什么事董事长？”一个标准秘书打扮的年轻女孩儿轻轻推开了门。

“咖啡还是茶？”他问车南。

“有苏打水吗？最好冰镇的！”车南扭头问女孩儿。

“有，但是……”

“去吧！”他挥手打发了他的新秘书，“看见了吧，我已经有秘书了，你用不着……”

“不是不是，”车南拦住他，“这我知道，不是这件事，是那件事！我是说，您跟小芬，我刚刚听说，您也喜欢小芬！我很惊奇，本来想问问小芬，可我没有，我决定先跟您证实一下，有这回事儿吗？”

他有些诧异，原本认为这件事自己做得很隐蔽，无人知晓，没想到还是被人看出来了。

“谁跟你说的？”他不动声色地问，打开抽屉拿出一支雪茄。

“您公司里的人！”车南接着说道，“是这样，昨天我进城办事儿，在地铁里偶遇某人，是您公司员工。我们聊起小芬，也聊起您，您知道他说什么吗？他居然跟我说——小芬不仅仅是董事长秘书，而且是董事长的意中人，要不是因为你，很有可能，小芬现在已经是董事长夫人了！”

“唉！”听到“董事长夫人”这几个字，他不由得一阵心痛，忍不住叹了口气，“你今天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

“对，就是这个！”车南急促地说道，“我今天来就是想弄清楚，这是不是真的。我希望不是，这仅仅是一个谣传。可我无法判断，我心里很不踏实，我感到很不安，到底是不是真的，希望您如实回答。”

一时，他又愤慨，随即便又一次克制住了自己，拿出雪茄剪剪开雪茄封头。

“有这个必要吗？”他点燃了雪茄。

“当然有！”车南一下站了起来，“如果不是，那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走！可如果是真的，那我必须跟您说清楚，一句话——不可能！道理极其浅显，在您和我之间——小芬已经做出选择。她爱我，不爱您！这一点您必须明白！希望您好自为之，不要再有任何非分之想！我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吗？”

每当想起这次谈话，他都会钦佩自己——尽管车南如此蛮横无理咄咄逼人，他仍然能控制情绪保持冷静。他很清楚，林小芬现在在车南手里，如果今天他和车南打了起来，林小芬肯定会站在车南一边，肯定会对他产生恶感，很有可能他会因为今天彻底失去她。

这一点他很明白。正因为如此，他自始至终没有对车南发火，相反却一脸认真地回答了车南所关心的问题。

他告诉车南——自己的确喜欢林小芬，但这仅仅局限于工作层面——林小芬是一个难得的好秘书，然而车南却挖了他的墙角，毋庸讳言，他曾为此气恼，但也仅此而已，时至今日，他已经忘了这件事。至于车南所说什么非分之想，纯属无稽之谈。

不可否认，他的这一套话听起来十分可信十分真诚。对此车南毫不怀疑，离开前一再跟他握手。那一刻这个年轻人有些激动，他让他放心，他相信自己会成功，一旦他成功，林小芬一定会幸福。

对此他本不想说什么，但还是忍不住开口：

“你有多大把握？百分之多少？”

“我说不好，”车南照实回答，“照目前看，最多百分之五十，不过我……”

“那就是一半，”他拦住了车南，“那另外一半呢？如果你不成功，小芬怎么办？你怎么打算？让她跟你过苦日子？”

“不！我不会！”车南当即回答，孩子般的脸显得很严肃，“我绝不

会！我认真想过了，如果真失败了，绝不拖累小芬，我会主动跟她分手！”

正是车南的这番话，让他幡然梦醒。他一下反应过来，一下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那就是——尽快让车南失败！只有让这个年轻人失败，林小芬才可能回到自己身边。如何让他失败，就是毁了他的项目，进一步说，就是毁了他的实验室。

宾利轿车仍在高速路上行驶。一块绿色的指示牌进入他的视线，提醒他再有三公里，就是六环路。意识到自己就要到家了，他感到如释重负，重重地吐出一口气，伸手打开了收音机。一个嗓音浑厚的外国男人正在演唱一首感人的流行歌曲。很快，一曲终了。主持人向听众问好，介绍说这首歌名叫《你还在那儿吗》。

他又一次想起林小芬，想起那只摆在车南实验室里的花瓶。不由得，他又一次看表：十点五十六分，离那一刻，只剩下四分钟。

此时此刻，他可不想她还在那儿。当然，也包括车南。他计算过炸药的能量——花瓶一旦爆炸，车南必死无疑，林小芬也在劫难逃。而他自己，同样也将面临危险。他深知，如果爆炸仅仅造成财产损失，警方不会认真对待，甚至可能不会出面调查。可如果出了人命，那就另当别论了，警方一定会出面并且全力彻查。一旦查出他去过那里，他很有可能会被捕入狱最终走上刑场……

当然，这种情形不可能发生——一个小时以前，当他离开了车南的实验室时，林小芬和车南也在车上。是他把两个人送回家。林小芬原